

LE COMTE DE MONTE-CRISTO

基度山恩仇记

下卷

【法】大仲马 著
郑克鲁 译



译林出版社

LE COMTE DE MONTE-CRISTO

基度山恩仇记

下卷

【法】大仲马 著
郑克鲁 译

译林出版社

苏新登字第 8 号

Alexandre Dumas

Le comte de Monte-Cristo

本书根据法国 Librairie Générale Française 1973 年版本译出

下卷

五十五 卡瓦尔坎蒂少校

无论伯爵还是巴蒂斯坦告诉莫尔赛夫，卢卡人少校要来访，都没有撒谎，但这次来访却给基度山用作借口，拒绝阿尔贝向他提出的宴请。

七点钟刚敲响，贝尔图乔先生按照主人吩咐，在两小时前已动身前往奥特伊。这时，一辆出租马车停在公馆门口，马车让一个五十二岁左右的男人在铁栅门旁边下车以后，便好像羞愧万分似地溜烟走了。这个男人身穿黑色肋形胸饰的礼服，这种式样看来在欧洲好像不会消失似的。一条宽大的蓝呢长裤，一双还很干净的皮靴（尽管不是锃亮的，而且鞋底厚了一些），麂皮手套，一顶帽子形状近似宪兵军帽，白色滚边的黑衣领，要不是衣领的主人特意穿在身上，真可以看作一个枷锁：这个人就穿着这样一套别致的服装，在铁栅门拉铃，打听这里是不是香榭丽舍大街三十号，基度山伯爵的公馆，得到门房肯定的回答以后，他走了进来，在身边掩上门，朝石阶走去。

这个小脑袋棱角突出、头发花白，髭须浓密灰白，巴蒂斯坦一眼就认出了他来；巴蒂斯坦已知道来客的准确相貌特征，在门厅底下等候他。因此，他一在这个聪明的仆人面前通名报姓，基度山就得到了他来的通报。

陌生人被带到朴素无华的客厅里。伯爵在那里等候他，并含笑迎上前来。

“啊！亲爱的先生，”伯爵说，“欢迎之至。我在恭候大驾。”

“大人确实在等候我呀。”卢卡人说。

“是的，我得到通知，今晚七点钟您到达。”

“我到达？您这样得到通知？”

“一点不错。”

“啊！好极了！不瞒您说，我担心会忘了这样小心周到呢。”

“忘了什么事？”

“忘了通知您。”

“噢！不会的！”

“您有把握不会搞错吗？”

“我有把握。”

“大人今晚七点钟等的就是我吗？”

“正是您。不过让我们证实一下。”

“噢！如果您等的是我，”卢卡人说，“那就用不着了。”

“恰恰相反！恰恰相反！”基度山说。

卢卡人显出有点不安。

“那么，”基度山问，“您可是巴尔托洛梅奥·卡瓦尔坎蒂侯爵先生？”

“我正是巴尔托洛梅奥·卡瓦尔坎蒂。”卢卡人高兴地说。

“前少校，曾在奥地利服役？”

“我当过少校吗？”老军人胆怯地问。

“是的，”基度山回答，“您当过少校。您在意大利的军阶，法国人是这样称呼的。”

“好，”卢卡人说，“我求之不得，您明白……”

“再说，您不是自动到这里来的吧？”基度山又问。

“噢！当然不是。”

“别人要您来的吧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是那位杰出的布佐尼神甫？”

“正是！”少校高兴地大声说。

“您带了一封信？”

“这就是。”

“没错！您一清二楚。给我吧。”

基度山接过信拆开来看。

少校睁大眼睛望着伯爵，又好奇地扫视房里的每一样东西，然后回到房子主人身上。

“不错……是这个亲爱的神甫，‘卡瓦尔坎蒂少校，卢卡的一个高尚的实干家，佛罗伦萨卡瓦尔坎蒂家族的后裔，’”基度山边看边念，“‘每年收入五十万。’”

基度山从信纸上抬起头，表示敬意。

“五十万收入，”他说，“哟！亲爱的卡瓦尔坎蒂先生。”

“有五十万吗？”卢卡人问。

“写得清清楚楚，该是这样，布佐尼神甫对欧洲所有的大富翁都了如指掌。”

“就算有五十万吧，”卢卡人说，“但我以名誉担保，我没想到有那么多。”

“因为您有一个管家在偷您的钱；有什么法子呢，亲爱的卡瓦尔坎蒂先生，这是避免不了的事！”

“您刚给我开了窍，”卢卡人严肃地说，“我要把那个家伙赶出去。”

基度山继续念道：

“‘他只有一件不如意的事。’”

“噢！天哪！是的！只有一件，”卢卡人叹口气说。

“就是要找回他的爱子。”

“爱子！”

“他小时候要么被他高贵家族的仇人，要么被波希米亚人劫走。”

“在五岁时，先生，”卢卡人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，举眼望天。

“可怜的父亲！”基度山说。

伯爵继续念：

“‘我告诉他，十五年来他徒劳地寻找的儿子，您能帮他找到，这使他有了希望，精神振奋，伯爵先生。’”

卢瓦人带着难以描述的不安表情凝视基度山。

“我能找到。”基度山回答。

少校挺直身子。

“啊！啊！”他说，“那么这封信从头到尾说的都是实情？”

“您怀疑吧，亲爱的巴尔托洛梅奥先生？”

“不，决不怀疑！怎么会呢！像布佐尼神甫这样一个庄重的人，这样一个谨言慎行的人，是不会开这种玩笑的；但您还没有念完呢，大人。”

“啊！不错，”基度山说，“还有附言。”

“是的，”卢卡人重复说，“还……有……附……言。”

“‘为了省得卡瓦尔坎蒂少校在银行里提款，我给了他一张两千法郎的汇票，作为他的旅费，另外再让他从您那里取走您还欠我的四万八千法郎。’”

少校带着明显的焦虑不安注视这个附言。

“好的！”伯爵仅仅说了一句。

“他说好的，”卢卡人喃喃地说，“这样……先生……”他又说。

“这样？……”基度山问。

“附言也这样……”

“附言怎么样？……”

“也同信的正文一样，为您所接受吗？”

“当然。布佐尼神甫和我，我们有账务往来；我不知道我是否还正好欠他四万八千法郎，我们之间不在乎几张钞票。啊！您这样看重这个附言吗，亲爱的卡瓦尔坎蒂先生？”

“不瞒您说，”卢卡人回答，“由于完全信赖布佐尼神甫的签字，我没有另外带钱；所以，如果这笔来源告吹的话，我在巴黎就要进退维谷了。”

“像您这样一个人在任何地方会手足无措吗？”基度山说，“得了吧！”

“当然罗！人地生疏。”卢卡人说。

“但别人知道您。”

“是的，别人知道我，所以……”

“说下去，亲爱的卡瓦尔坎蒂先生！”

“所以您会付给我四万八千法郎？”

“只要您提出要求。”

少校转动着惊讶的大眼睛。

“请坐，”基度山说，“说实话，我不知道我怎么搞的……我让您站了一刻钟。”

“别在意。”

少校拖过来一张扶手椅坐下。

“现在，”伯爵说，“您想喝点什么；一杯赫雷斯酒、波尔图^①酒或阿利坎特^②酒？”

“来杯阿利坎特酒，既然盛情难却，这是我爱喝的酒。”

“我有上好的阿利坎特酒。来块饼干，好吗？”

“来块饼干吧，既然您硬要我接受。”

基度山打铃；巴蒂斯坦出现。

伯爵朝他走去。

“怎么样？……”伯爵低声问。

“小伙子在那里。”贴身男仆也低声回答。

“好；您让他进来了吗？”

“像大人吩咐的那样，在蓝色客厅里。”

“好极了。去把阿利坎特酒和饼干端来。”

巴蒂斯坦出去了。

“说实话，”卢卡人说，“我给您添了麻烦，我很不好意思。”

“没有关系！”基度山说。

巴蒂斯坦端来杯子、葡萄酒和饼干。

伯爵斟满一杯酒，而只在第二只杯子里倒了几滴，瓶子里装的是红宝石般的液体，酒瓶上布满蜘蛛网，还有其他标记，表明这是陈年老酒，比人的皱纹显示高龄更为确切可靠。

少校没有搞错他喝哪一杯，他拿起斟满的酒杯和一块饼干。

伯爵吩咐巴蒂斯坦将托盘放到客人伸手可及的地方，客人用嘴唇呷了一口阿利坎特酒，做了一个满意的鬼脸，又轻轻地把饼干在杯子里蘸了蘸。

“这样说，先生，”基度山说，“您住在卢卡，您很富有，身分高贵，德高望重，具备了一个幸福的人的一切条件。”

“通通具备，大人。”少校一口吞下饼干说。

“您的幸福只欠一件东西？”

“只欠一件。”卢卡人说。

① 葡萄牙港口。

② 西班牙东部港口。

“就是重新找到您的孩子?”

“啊!”少校说,拿起第二块饼干,“这正是我欠缺的幸福。”

卢卡人抬起眼睛,竭力要叹一口气。

“现在,来,亲爱的卡瓦尔坎蒂先生,”基度山说,“您万分想念的儿子是怎么回事?因为别人告诉过我,您一直独身。”

“别人一直这样认为,先生,”少校说,“而我……”

“是的,”基度山说,“而您甚至使人相信这个谣言。您想遮人耳目,掩盖年轻时的失足。”

卢卡人挺直身子,摆出安之若素和正人君子的神态,同时谦逊地垂下眼睛,要么想约束住自己,要么想发挥想象力,一面偷偷观察伯爵,伯爵挂在嘴上的笑容始终表现出同样亲切的好奇心。

“是的,先生,”他说,“我想遮人耳目,掩盖这个过失。”

“这不是您的错,”基度山说,“因为一个男人是管不了这些事的。”

“噢!不,当然不是我的错,”少校微笑说,一面摇摇头。

“而是他母亲的错。”伯爵说。

“是他母亲的错!”卢卡人大声说,拿起第三块饼干,“是他可怜的母亲的错!”

“喝吧,亲爱的卡瓦尔坎蒂先生,”基度山说,给卢卡人斟满第二杯阿利坎特酒,“您激动得憋不过气来啦。”

“是他可怜的母亲的错!”卢卡人喃喃地说,一面试图运用他的意志力,作用于泪腺,挤出一滴假眼泪来濡湿他的眼角。

“我想她属于意大利第一流的家庭吧?”

“是费苏拉^①的贵族之家,伯爵先生,是费苏拉的贵族之家!”

“她的名字呢?”

“您想知道她的名字吗?”

“噢!我的天!”基度山说,“您用不着告诉我,我已经知道了。”

“伯爵先生无所不知。”卢卡人鞠躬说。

“奥莉薇亚·科尔西纳里,对吗?”

“是奥莉薇亚·科尔西纳里。”

“是侯爵小姐吗?”

“是侯爵小姐。”

“尽管她家里反对,您终于还是娶了她?”

“我的天!是的,我终于娶了她。”

“您把合乎手续的文件都带来了吧?”基度山问。

“什么文件?”卢卡人反问。

“您同奥莉薇亚·科尔西纳里的结婚证和孩子的出生证。”

“孩子的出生证?”

“您的儿子安德烈亚·卡瓦尔坎蒂的出生证;他不是叫安德烈亚吗?”

① 意大利中部城市,伊特鲁立亚文明的古老中心。

“我想是的。”卢卡人说。

“怎么！您想是的？”

“当然！我不敢确定，因为他丢失了那么多年。”

“不错，”基度山说，“所有这些文件您都具备吗？”

“伯爵先生，我遗憾地告诉您，由于没有得到通知要携带这些文件，我忽略了随身携带。”

“啊！见鬼。”基度山说。

“这些文件必不可少吗？”

“必不可少！”

卢卡人抓耳挠腮。

“啊！per Baccho^①！”他说，“必不可少！”

“毫无疑问；如果有人怀疑您的结婚是否有效，您的孩子是否合法，就不好办了！”

“不错，”卢卡人说，“有人会生疑的。”

“对这个小伙子来说，那就麻烦了。”

“必然会带来不幸。”

“他就会错过一门风风光光的亲事。”

“O peccato^②！”

“在法国，您明白，那是一板一眼的；像在意大利那样，找到一位教士，对他说：‘我们相爱，给我们证婚吧，’那是不够的。在法国，有非宗教结婚，想非宗教结婚，必须具有证明身分的文件。

“那就倒霉了：这些文件，我没有带来。”

“幸亏我有。”基度山说。

“您有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您有这些文件？”

“我有这些文件。”

“啊！啊！”卢卡人说，由于他看到此行的目的会因缺少文件而落空，生怕忘记带文件会给获得四万八千利佛尔带来一些困难，“啊！啊！太幸运了！是的，”他又说，“太幸运了，因为我没想到这一点。”

“当然！我相信是这样，一个人不能事事想周全，幸亏布佐尼神甫替您想到了。”

“啊，这个神甫真是可敬可佩！”

“这是一个办事仔细的人。”

“这是一个可敬佩的人，”卢卡人说，“他把文件寄给您了？”

“这就是。”

卢卡人合起双手，表示赞赏。

“您在卡蒂尼山的圣保罗教堂跟奥莉薇亚·科尔西纳里结婚；这是教士签署的证

① 意大利语：真怪！

② 意大利语：噢，真可惜！

书。”

“是的，果真在这里！”少校惊讶地望着证书说。

“这是安德烈亚·卡瓦尔坎蒂的洗礼证，由萨拉韦扎本堂神甫签发的。”

“通通符合手续。”少校说。

“那么拿好这些文件，我用不着，您交给您的儿子，让他细心保存。”

“我想他会细心保存！……如果丢失了……”

“如果丢失了，怎么办？”基度山问。

“那么，”卢卡人回答，“只得让那边再写一份，但弄到手时间要很长。”

“确实会有困难。”基度山说。

“几乎不可能。”卢卡人回答。

“您明白这些文件的价值，我就放心了。”

“就是说我看作无价之宝。”

“现在，”基度山说，“至于小伙子的母亲呢？……”

“至于小伙子的母亲……”少校惴惴不安地重复。

“至于科尔西纳里侯爵小姐？”

“我的天！”卢卡人说，他觉得困难似乎又冒了出来，“还用得着她吗？”

“不，先生，”基度山回答，“而且，她不是已经……？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，”少校说，“她已经……”

“辞世了？……”

“唉！是的。”卢卡人赶紧说。

“我知道这个情况，”基度山说，“她已经去世十年了。”

“我还在哀悼她的去世，先生。”少校说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方格手帕，先擦左眼，后擦右眼。

“有什么法子呢？人总是要死的。您明白，亲爱的卡瓦尔坎蒂先生，您明白，在法国用不着让人知道，您跟儿子分离了十五年。波希米亚人诱拐孩子的故事在法国已经不流行了。您送他到外省的中学受教育，您想让他巴黎社交界完成这个教育。因此，您离开了维亚雷季奥^①；自从您妻子去世后，您就住在那里。这样说便够了。”

“您相信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那么很好。”

“如果有人知道一些你们父子分离的情况……”

“啊！是的。我说什么呢？”

“说有一个背信弃义的家庭教师，投靠您家的仇敌……”

“科尔西纳里家的人？”

“当然……劫走这个孩子，让您断子绝孙。”

“不错，既然他是独生子。”

“那么，既然一切都安排停当，您的回忆旧事重温，不会让您出洋相，您无疑已猜

^① 意大利中部城市。

出，我有意安排好让您出乎意外吧？”

“令人高兴的事吗？”卢卡人问。

“啊！”基度山说，“我看出，一个父亲的眼睛和心都是骗不过的。”

“哼！”少校说。

“有人已经冒冒失失向您透露过了吧，或者不如说您已猜出他就在那里。”

“谁在这里？”

“您的孩子，您的儿子，您的安德烈亚。”

“我已猜到了，”卢卡人镇定自若地回答，“这样，他在这里？”

“就在这里，”基度山说，“贴身男仆刚才进来时，通知我，他来了。”

“啊！好极了！啊！好极了！”少校说，每感叹一声就抽紧一下直领长礼服的肋形胸饰。

“亲爱的先生，”基度山说，“我理解您的激动，您需要一点时间恢复过来；我也想让小伙子准备迎接这次望眼欲穿的会面，因为我猜想，他的急不可待也不下于您。”

“我相信是的。”卡瓦尔坎蒂说。

“那么，过一刻钟我们来找您。”

“您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吗？您这样好心，要亲自把他引见给我吗？”

“不，我决不想置身于父子之间，就你们两人，少校先生；但请放心，即使血亲的关系不起作用，您也不会搞错；他会从这个门进来。这是一个金发的漂亮小伙子，或许有点过分金黄，待人总是很体贴；您会看到的。”

“对了，”少校说，“您知道，我身上只带着两千法郎，是那个善良的布佐尼神甫叫我去支取的。我用作旅费了……”

“您需要钱……一点不错，亲爱的卡瓦尔坎蒂先生，喏，您点一点，这是八张一千法郎的钞票。”

少校的眼睛像红宝石似的炯炯发光。

“我还欠您四万法郎。”基度山说。

“大人要收据吗？”少校问，一面将钞票塞进直领长礼服的内口袋里。

“何必呢？”伯爵说。

“让您跟布佐尼神甫结清账目。”

“那么，您拿到剩下的四万法郎时再一并给我开张收据。在正派人之间，用不着这样小心谨慎。”

“啊，是的，不错，”少校说，“在正派人之间。”

“剩下最后一句话，侯爵。”

“说吧。”

“您允许我提出一个小小的建议，是吗？”

“怎么啦！请说吧。”

“您脱下这件直领长礼服不碍事的。”

“当真！”少校说，带着一点得意看看自己的衣服。

“是的，在维亚雷季奥还穿这种衣服，但在巴黎，不管这种服装多么雅致，早已过时了。”

“真遗憾。”卢卡人说。

“噢！如果您很稀罕，那就在离开巴黎时再穿上好了。”

“但我穿什么衣服呢？”

“在您的箱子里找一找。”

“怎么，在我的箱子里！我只有一个旅行箱。”

“当然是随身携带。何必自找麻烦呢？再说，一个老军人总是喜欢轻装出门。”

“正因此……”

“您是一个仔细的人，您先寄出箱子。这几只箱子昨天已运到黎世留街王子饭店。您在那里预定了房间。”

“那么衣服在这些箱子里？”

“我猜想，您小心谨慎，叫您的贴身男仆把您所有的必需品都装进去了：作客穿的衣服和军装。在重大场合，您穿军装，效果很好。别忘了佩戴十字勋章。法国人虽然加以嘲笑，但总是戴在身上。”

“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！”少校说，越来越喜形于色。

“现在，”基度山说，“您的心情已经稳定下来，不再过于激动了，亲爱的卡瓦尔坎蒂先生，准备好跟您的儿子安德烈亚相认吧。”

卢卡人沉醉在狂喜中；基度山向他优雅地一鞠躬，消失在帷幔后面。

五十六 安德烈亚·卡瓦尔坎蒂

基度山伯爵走进隔壁客厅，巴蒂斯坦称之为蓝色客厅，有一个风度潇洒、穿著相当高雅的小伙子比他先进去，是一辆带篷双轮轻便马车在半小时前把他送到公馆门口的。巴蒂斯坦认出他并不困难，正是这个高大的小伙子，金黄头发，红棕色胡子，黑眼睛，面色红润，皮肤白得耀眼，符合主人所说的相貌特征。

当伯爵走进客厅时，小伙子随便地躺在沙发上，用金头小藤杖漫不经心地敲打靴子。

看到基度山，他赶紧站起来。

“阁下是基度山伯爵吗？”他说。

“是的，先生，”伯爵回答，“我想，我有幸跟安德烈亚·卡瓦尔坎蒂子爵先生说话吗？”

“在下正是安德烈亚·卡瓦尔坎蒂子爵。”

小伙子重复自己的名字说，一面洒脱地鞠了一躬。

“您大概有一封给我的介绍信吧？”基度山问。

“我没有向您提及，是因为我觉得那个签名很奇怪。”

“水手辛伯达，是吗？”

“正是。然而，由于我只知道《一千零一夜》中有水手辛伯达这个名字……”

“这是他的一个后裔，我的一个非常富有的朋友，一个古怪得近乎发疯的英国人，他的真名叫威尔莫爵士。”

“啊！这就向我全部解释清楚了，”安德烈亚说，“这就完全对得上了。我认识这个

英国人……在……是的，很好！……伯爵先生，我听候您的吩咐。”

“如果您赏脸对我所说的话属实，”伯爵微笑着回答，“我希望您最好自我介绍一下您的家庭。”

“好的，伯爵先生，”年轻人回答，滔滔不绝地说起来，表明他记性很好，“正像您所说的，我是安德烈亚·卡瓦尔坎蒂子爵，写在佛罗伦萨古代贵族名人录上的卡瓦尔坎蒂这一族的后裔。巴尔托洛梅奥·卡瓦尔坎蒂少校的儿子。我们的家庭尽管还很富有，因为我父亲有五十万的收入，但已经坎坷，而我呢，先生，我在五六岁时被一个背信弃义的家庭教师劫走；所以十五年以来我没有见过我的生父。待我到了懂事的年龄，我能自由和自主了，我就寻找他，但毫无结果，最后，您的朋友辛伯达写信告诉我，他在巴黎，并且允许我向您打听他的消息。”

“说实话，先生，您对我所说的这番话很有意思，”伯爵说，他既满意又悲哀地端详这张无拘无束的脸，那种漂亮得酷似邪恶天使的美，“凡事您都按我的朋友辛伯达的要求去做，是非常对的，因为您的父亲确实在这里，并且正在找您。”

伯爵走进客厅以后，一刻不停地盯住青年人；他很欣赏小伙子目光自信，声音安详；但一听到这句语气自然的话：“您的父亲确实在这里，并且正在找您，”年轻的安德烈亚跳了起来，嚷道：

“我的父亲！我的父亲在这里？”

“毫无疑问，”基度山回答，“您的父亲，巴尔托洛梅奥·卡瓦尔坎蒂少校。”

年轻人脸上散布的惊恐表情旋即一扫而光。

“啊！是的，不错，”他说，“巴尔托洛梅奥·卡瓦尔坎蒂少校。伯爵先生，您说我亲爱的父亲在这里。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我甚至加上一句，我刚离开他，他给我讲的、从前失落了宝贝儿子的故事，使我感动至深；说实话，这件事给他的痛苦，他的恐惧，他的期望能写成一首催人泪下的诗篇。最后，有一天，他得到消息，劫走他儿子的绑匪提出归还给他，写明他儿子在什么地方，要索取一大笔赎金。什么也拖不住这个好父亲；这笔款子送到埃及蒙边境，还附上一份到意大利的护照。我想，您那时在法国南方吧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，”安德烈亚相当尴尬地回答，“是的，那时我在法国南方。”

“大概有辆马车在尼斯^①等候您吧？”

“不错，先生；马车把我从尼斯带到热那亚，从热那亚带到都灵，从都灵带到尚贝里^②，从尚贝里带到蓬-德-博伏瓦赞^③，再从蓬-德-博伏瓦赞带到巴黎。”

“好极了！他一直希望在路上遇到您，因为他也走这条路；您的路线就是这样划定的。”

“但是，”安德烈亚说，“如果我亲爱的爸爸遇到我，我怀疑他会认出我来；自从我见不到他以来，我有了变化。”

“噢！血亲能起作用呀。”基度山说。

“啊！是的，不错，”年轻人回答，“我没有想到血亲的作用。”

① 法国地中海沿岸城市，靠近意大利。

② 法国萨伏瓦省首府，这条路线兜了一个圆圈，穿过意大利境内。

③ 萨伏瓦省的村庄。

“现在，”基度山说，“只有一件事使卡瓦尔坎蒂侯爵忐忑不安，这就是您离开他以后干了什么事，那些迫害您的人怎样对待您；他们是否对您的出身保持应有的尊敬；最后，您忍受的精神痛苦是否留下了影响；因为这种痛苦比肉体疼痛有害百倍，您的天赋本来是很卓越的，是否会因此而削弱；不知您是否自认为能在社会上恢复并体面地维持属于您的地位。”

“先生，”年轻人晕头转向，噤嘴地说，“我希望没有什么谣传……”

“我嘛，我第一次是从我的朋友、慈善家威尔莫那里听说到您。我知道他发现您处在麻烦的境况之中，我不知道详情，也没有问他；我并不好奇。他关心您的不幸，您是值得关心的。他告诉我，他想恢复您在社会上失去的地位，他要寻找您的父亲，而且要找到；他寻找过，看来找到了，因为您的父亲就在这里；昨天，他终于通知我，您要来到，同时给了我关于您前途的一些指点；情况就是这样。我知道，我的朋友威尔莫是个怪人，但也是一个可靠的人，像金矿一样富有，因此他可以放纵自己的怪癖，而不会倾家荡产，我答应按他的指点行事。现在，先生，不要为我的问题而生气；由于我不得不扶助您一下，我想知道，您遇到的不幸虽然不以您的意志为转移，却毫不减低我对您的尊敬，但是否使您对即将踏入的社会多少有点格格不入呢？而您的财产和姓氏却要求您在这个社会中表现得不同凡俗。”

“先生，”年轻人回答，随着伯爵讲话，他恢复了镇定，“在这一点上请放心：把我从父亲身边劫走的人无疑想将来把我卖还给他，就像他们已经做过的那样；他们盘算过，为了从我身上大捞一把，必须保存我的个人价值，如果可能，甚至还要提高它；拐小孩的人对待我差不多就像小亚细亚的奴隶那样，奴隶主使他们成为语法学家、医生和哲学家，为的是在罗马市场上卖得更高的价钱。”

基度山满意地微笑；看来，他对安德烈亚·卡瓦尔坎蒂并没有这么高的期望。

“另外，”年轻人继续说，“如果我身上有某些教育或者不如说社会习俗的缺点，我想，考虑到我与生俱来以及青少年时代遭到的不幸，人们会宽宏大量，加以原谅的。”

“那么，”基度山漫不经心地说，“您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子爵，因为您是独立自主的，而且只与您个人有关；但相反，说实话，对于这些遭遇我是闭口不提的，您的身世是部传奇故事。而世上的人酷爱压缩在两张黄纸封皮之中的传奇故事，却古怪地怀疑活生生的小说，哪怕您尽可能地烫上了金字。这就是我冒昧向您指出的困难，子爵先生；只要您向某个人讲过您动人的身世，在社会上流传时就会完全走样。您就不得不按安东尼^①那样行事，而安东尼这类人的时代已经过去。兴许您会挑起好奇心，但不是人人都喜欢成为谈论的中心和评论的对象的。这或许会给您造成麻烦。”

“我相信您说得对，伯爵先生，”年轻人说，在基度山无情的注视下，他的脸色不由自主地变白，“这确是严重的不利之处。”

“噢！也不必加以夸大，”基度山说，“因为人们会为了避免犯错误而干出蠢事来。不，只需制定一个普通的行动计划；而且对于像您这样一个聪明人，由于这个计划符合您的利益，就格外容易采纳；必须通过证据和结交一些可敬的朋友，抵销您过去的经历带来的模糊不清之处。”

^① 大仲马同名戏剧的主人公。

安德烈亚明显地失去了自持的能力。

“我本来可以自荐作您的担保人，”基度山说，“但是我思想上惯于怀疑挚友，而且要竭力使别人也生出类似的怀疑；因此我会像悲剧演员所说的那样，扮演一个不适合我演的角色，我会有被喝倒采的危险，这是有害无益的。”

“但是，伯爵先生，”安德烈亚大胆地说，“考虑到威尔莫爵士把我委托给您……”

“是的，当然罗，”基度山接口说，“但威尔莫爵士也让我知道，亲爱的安德烈亚先生，您的青少年时代动荡不安。噢！”伯爵看到安德烈亚所做的动作，“我不要求您作忏悔；况且，正是为了不让您需要任何人扶助，才从卢卡把您的父亲卡瓦尔坎蒂侯爵请来。您马上要见到他，他有点生硬，有点故作高傲；但这是当过兵的关系，要知道他在奥地利服役过十八年，一切便都能谅解；我们通常对奥地利人并不苛求。总之，我向您保证，这是一个很称职的父亲。”

“啊！您使我放心了，先生；我离开他许多年，已记不清他什么模样。”

“另外，您知道，拥有大笔财产会使人对许多情况都放一码。”

“我的父亲确实很有钱吗，先生？”

“百万富翁……每年有五十万利佛尔收入。”

“那么，”年轻人焦急地问，“我的境况……会很惬意了？”

“非常惬意，亲爱的先生；在您逗留巴黎期间，他让您每年有五万利佛尔收入。”

“这样的话，我要一直待下去。”

“嘿！谁能担保形势发展呢，亲爱的先生？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……”

安德烈亚叹了一口气。

“总之，”他说，“我在巴黎逗留期间，而且……形势也不迫使我离开，您刚才所说的那笔钱我保证可以得到吗？”

“噢！完全可以。”

“由我的父亲给我？”安德烈亚不安地问。

“是的，但要由威尔莫爵士确保支出，他按照您父亲的要求，在巴黎最可靠的银行家之一、唐格拉尔先生的银行里，为您开了一个每月支取五千法郎的户头。”

“我的父亲打算长期待在巴黎吗？”安德烈亚忧心忡忡地问。

“只待几天，”基度山回答，“他的职务不允许他离开两三个星期以上。”

“噢！亲爱的爸爸！”安德烈亚显然很高兴他这个父亲这样快就离开。

“因此，”基度山说，假装理解错了这句话的声调，“因此我不想耽搁你们会面的时间。您准备好拥抱这位可敬的卡瓦尔坎蒂先生吗？”

“我希望，您不怀疑这一点吧？”

“那么，请走进客厅，亲爱的朋友，您会看到您的父亲，他在等您。”

安德烈亚向伯爵深深一鞠躬，走进了客厅。

伯爵目送着他，直到他消失，然后按一下与一幅油画连接的弹簧，油画便移开框架，露出一条巧妙设置的缝隙，能让目光看到客厅。

安德烈亚在身后关上门，朝少校走去，少校一听到脚步声走近，便站了起来。

“啊！先生，亲爱的爸爸，”安德烈亚高声说，让伯爵透过关上的门也听得到，“真是您吗？”

“你好，亲爱的儿子。”少校庄重地说。

“分离那么多年，”安德烈亚说，继续朝门那边望去，“久别重逢是多么幸福啊！”

“确实，我们骨肉分离真是时间漫长。”

“我们不拥抱吗，先生？”安德烈亚问。

“随你便，我的儿子。”少校说。

于是两人就像法兰西剧院舞台上的演员那样拥抱，就是说互相把头搁在肩膀之上。

“我们终于团圆了！”安德烈亚说。

“我们又团圆了。”少校也说。

“不再分离？”

“相反，亲爱的儿子，我想，现在您把法国看成第二祖国了吧？”

“事实是，”年轻人说，“离开巴黎我会伤心绝望的。”

“而我呢，您明白，我不会在离开卢卡人以外的地方生活。一有可能，我便返回意大利。”

“亲爱的爸爸，您动身之前，务必把文件交给我，有了这些文件，我就很容易证明我出身的血统了。”

“毫无疑问，因为我是特意为此而来的，我好不容易同你见面，把文件交给你，我们就用不着重新互相寻找，这会把我的老命都搭上。”

“这些文件呢？”

“在这里。”

安德烈亚急切地将他父亲的结婚证书和他的洗礼证一把抓住，带着一个好儿子自然而然具有的渴望的心情，全都打开来看，他浏览这两个文件时又快又熟练，反映出目光训练有素，同时兴趣极为强烈。

待他看完，难以形容的喜悦神情使他容光焕发；然后带着古怪的笑容望着少校：

“啊！”他用出色的托斯卡纳方言说，“那么在意大利没有划船的刑罚罗？”

少校挺起身来。

“为什么这样说？”他问。

“伪造这样的文件，会不受惩罚吗？亲爱的爸爸，在法国，这种事只要干一半，就会把我们送到土伦，呼吸五年那里的空气。”

“请再说一遍好吗？”卢卡人说，竭力摆出威严的神态。

“亲爱的卡瓦尔坎蒂先生，”安德烈亚捏紧少校的手臂说，“别人给您多少钱，让您做我的父亲？”

少校想说话。

“嘘！”安德烈亚压低声音说，“我来给您作出互相信任的榜样；有人给我每年五万法郎，要我做您的儿子；因此，您明白，我不会准备否认您是我爸爸。”

少校惴惴不安地环顾四周。

“嗨！放心吧，只有我们两人，”安德烈亚说，“而且我们在讲意大利语。”

“那么，”卢卡人说，“有人一次给我五万法郎。”

“卡瓦尔坎蒂先生，”安德烈亚说，“您相信童话吗？”

“不，从前不相信，眼下我只得相信。”

“那么您有证据？”

少校从裤腰的小钱袋里抓出一把金币。

“你看，明白无误了吧。”

“您认为我可以相信别人对我的许诺吗？”

“我相信可以。”

“这个正直的伯爵会守约吗？”

“绝对守约；但您明白，要达到这个目的，必须扮演我们的角色。”

“怎么干呢？……”

“我扮演慈父……”

“我扮演孝子。”

“既然他们希望你是我的后代……”

“‘他们’是谁？”

“我当然一无所知，就是给您写信的那些人；您没有收到信吗？”

“收到的。”

“谁写的？”

“一个叫布佐尼神甫的人。”

“您不认识他？”

“我从来没见过他。”

“这封信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你不会出卖我吗？”

“我会守口如瓶，我们的利益是相同的。”

“那么看吧。”

少校将一封信递给年轻人。

安德烈亚低声念道：

“您很贫穷，不幸的晚年在等待您。您想变得富有，或者至少能独立生活吗？”

“请马上动身到巴黎，去找香榭丽舍大街三十号的基度山伯爵先生，要求见您跟德·卡瓦尔坎蒂侯爵夫人所生的儿子，他五岁时便被劫走了。”

“这个儿子名叫安德烈亚·卡瓦尔坎蒂。”

“为了免得您怀疑写信人的善意，您可以看到附上的两样东西：

“1. 一张二千四百托斯卡纳利佛尔的汇票，在佛罗伦萨的戈齐先生那里支取；

“2. 一封给基度山伯爵的介绍信，我在他那里给您记入四万五千法郎的款子。

“请在五月二十六日晚上七点钟去拜访伯爵。”

“布佐尼神甫。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怎么不错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少校问。

“我是说，我收到几乎同样的一封信。”

“你也收到信？”

“是的，是的。”

“布佐尼神甫的信？”